

因果实证

印光大师 鉴定

周群铮 著

一切佛经，及阐扬佛法诸书，无不令人趋吉避凶，改过迁善。明三世之因果，识本具之佛性。出生死之苦海，生极乐之莲邦。读者必须生感恩心，作难遭想，净手洁案，主敬存诚，如面佛天，如临师保，则无边利益，自可亲得。若肆无忌惮，任意褻渎，及固执管见，妄生毁谤，则罪过弥天，苦报无尽矣。奉劝阅者，当远罪求益，离苦得乐也。¹

彻悟禅师示众

一、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是学道通途。

二、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，为净土正宗。

三、以摄心专注而念，为下手方便。

四、以折伏现行烦恼，为修行要务。

五、以坚持四重戒法，为入道根本。

六、以种种苦行，为修道助缘。

七、以一心不乱，为净行归宿。

八、以种种灵瑞，为往生证验。

此八种事，各宜痛讲，修净业者，不可不知。²

¹ 此段是印光大师开示法语，原载民国版《因果实证》封面。

² 此段原载民国版《因果实证》封二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因果实证发刊序..... | 7 |
| 余 序..... | 10 |
| 自 序..... | 12 |
| 因果实证..... | 15 |
| 先妣之孝感..... | 15 |
| 异僧..... | 16 |
| 有鬼之确证..... | 17 |
| 疫病..... | 20 |
| 枉费为小人..... | 21 |
| 毁像焚身..... | 22 |
| [贸邨]山阿育王寺如来真身舍利瑞应 | 24 |
| 灯花中现舍利..... | 26 |
| 菜馆放生..... | 27 |
| 途中僧..... | 29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拔草称谢 | 30 |
| 伍姻丈梅銓所说三奇事 | 31 |
| 闹中烈女鬼雪冤 | 34 |
| 卖柑者言 | 37 |
| 救蛇救命 | 38 |
| 屠户自杀 | 39 |
| 义猪度人 | 39 |
| 褻渎道场惨报 | 40 |
| 长斋持破之龟鉴 | 41 |
| 雷殛谋妻 | 43 |
| 冥谴阳罚 | 44 |
| 佛像震动 | 45 |
| 翁媳孝感 | 46 |
| 遗诫食鳝 | 49 |
| 观音灵感一 | 50 |
| 观音灵感二 | 51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观音灵感三..... | 52 |
| 观音灵感四..... | 53 |
| 观音灵感五..... | 55 |
| 观音灵感六..... | 56 |
| 生西瑞应一..... | 57 |
| 生西瑞应二..... | 58 |
| 生西瑞应三..... | 59 |
| 生西瑞应四..... | 60 |
| 妙果寺神钟..... | 61 |
| 护神之报..... | 61 |
| 毁神之报..... | 62 |
| 念佛免狼患..... | 63 |
| 念佛免入猪胎..... | 64 |
| 佛法难闻..... | 65 |
| 先岳父之德感..... | 65 |
| 妙智寺僧被狐祟..... | 67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艰于子嗣之原因 | 69 |
| 吴璧华居士逸事 | 71 |
| 匪人雷某 | 73 |
| 不孝恶果 | 74 |
| 怨禽来啄 | 75 |
| 春宫画师 | 76 |
| 民国原书功德芳名 | 77 |
| 民国原书版权页信息 | 78 |
| 校对说明 | 79 |

因果实证发刊序

因果者，世出世间圣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孔子之赞周易也，最初即曰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此语依表面看，是说庆殃及于子孙。依实际论，其庆殃之归于本人者，当更大于子孙者多多也。箕子之陈洪范也，末后方曰，向用五福，威用六极。用，以也。极，穷困苦荼也。五福六极，实示前生之善恶因，及现生之善恶果也。儒经说前因现果，现因后果。孔子箕子此二语，最为明显。佛经说三世因果，最为详悉。撮要说之，则曰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³者是。人每谓现生所享受苦乐吉凶者为命，谓天所命令，不知乃自己前生所作善恶之果报耳。天岂有厚于彼而薄于此之命令乎。故感应篇云，祸福无门，唯人自召。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果知此理，则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兢兢业业，恐惧修省，格除自心私欲之物，则自心本具之正知发现，由兹罔念作狂者，咸得克念作

³ 作：旧同“做”。

圣矣。此就儒教所说因果，尚有如此之大利益。况佛教人修戒定慧，断贪瞋痴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初则断尽世间烦惑，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次则渐渐进修，以至真穷惑尽，慧满福圆，彻证自心，成菩提道，咸皆不出因果之外。故曰，因果者，世出世间圣人，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宋儒谓佛说三世因果，六道轮回，乃为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根据，实无其事。且人死形既朽灭，神亦飘散，纵有剜斫舂磨，将何所施。又神已散矣，令谁受生。破斥因果，令人无所畏惧，无所希求，则善无以劝，恶无以惩。以善恶均无因果，尧桀同归于尽。无远大志向者，谁肯孳孳为善，兢兢戒恶，以求身后之虚名乎。破斥因果轮回，误认格物致知，徒以诚意正心，尽谊尽分，为觉世牖民，明道致治之法。而不知以格自心私欲之物，致自心本具正知，示前生现世，现生后世，因果报应为敦督。何异决堤而冀水不横流，废食而冀民不饿死，何可得乎。幸人各具可以为尧舜，可以作佛之心，不幸而教之不得其法，则不免为乡人，为众生，莫能返本还原⁴也。永嘉周群铮，自幼至弱冠后，不知因果，已成罔

⁴ 原：同“源”。

念作狂之势。自民国初，从乡先哲及善知识闻佛法，知因果，冀为克念作圣之徒。不禁自慙慙他，自伤伤他，以见闻确切之因果事迹，录成一秩⁵，名曰因果实证。将欲排印，以期人各知因识果，超凡入圣。祈为序引，遂书此以明其大致云。

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）己卯孟夏⁶

常惭愧僧释印光撰（年七十九）

⁵ 秩：同“帙”。《印光法师文钞三编》卷四《因果实证序》，此字为“帙”。

⁶ 孟夏：夏季的第一个月，指农历四月。

余序

笔记小说，流别甚多。而专载因果报应，如梁氏劝戒录，史氏感应类钞之类，亦复不少。往读古人杂记文物之书，其中亦颇有涉及业报者，尝拟撮录汇编，用资观感，卒卒鲜暇，未克为也。今永嘉周子群铮，邮示所作因果实证一编，索弁以言。周子学佛有年，于因行果德，及十因十果等说，闻之熟矣。此书中所纪⁷载，亦尝录示一二，属⁸入佛学半月刊，因得读之，皆翔⁹实雅核者也。世之谈故事者，于古人述作，每以其时代稍远，或不甚置信。而于耳目所及，则以人地可稽，辄相顾而有动于中¹⁰。虽自命英髦¹¹，破斥因果之流，亦不能抹其事实，目为子虚。故纪近事，实胜于辑旧闻。周子此编，盖皆可以证事实者，允足资警惕而破妄执，刊布流通，必大有裨于世道。予于周子固深信其不妄语者，故不辞而序之。

⁷ 纪：同“记”。后同。

⁸ 属：同“嘱”。

⁹ 翔：同“详”。

¹⁰ 中：同“衷”。

¹¹ 英髦：才俊之士。

丙子（1936）初冬嘉兴余霖了翁氏¹²于海上¹³居士林

¹² 余了翁（1873—1941），名霖，字揖北，号了翁，又号歇庵。祖籍安徽休宁，生于浙江嘉兴。清末，在两淮盐运使署历任监印官、文案委员。民国初年参加修纂《浙江省通志》、《秀水县志》等工作。了翁国学基础深厚，后来因与沈子培交游，受到沈的影响转而学佛。他于佛门古德，最敬仰莲池大师。他奉行大师遗教，专志净土，注重修持，每日念佛不辍。晚年寓居上海，参加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活动。1929年，上海佛学书局成立，由范古农与余了翁担任编辑。未几，余了翁又兼任《佛学半月刊》主编，自此即以编辑佛学书刊为职志，前后工作十余年之久。

¹³ 海上：指上海。

自序

丙寅（1926）仲夏，余随弘一律师朝礼普陀，参谒恩师印光老人，留连¹⁴旬日，朝夕过从，老人娓娓谈因果。良以丁兹末劫，法运陵夷，狮虫丛生，斗争坚固，破戒犯律，无所畏惧。加以儒教沦亡，法治失轨，人心险恶，达于极端。舍阐明因果一途，无法挽救。因果事理，一经入耳，则知善恶报应，自作自受，穷通得失，各有来由。乃心有所警惕，遇事则能尽分，恶自戒止，善自勇为。世出世法，皆由此建立。此老人谆谆垂训之苦心也。老人言，安徽马通白居士，博学多闻，为当代文宗。初受程朱之教，绝不读诵佛经。六十以后，以国事日非，人命无常，不胜痛惜。试取佛经读之，有若久处暗室，忽见天日，悲喜交集，悔其发心之晚。但以精神衰颓，不能广阅，日诵金刚经，以为常课。民国初，北京立修清吏馆，聘为总纂。其婿方时简，亦在京有职务，遂同居一屋。通白第三女名君干，聪慧能文，通白钟爱之，为时简妻。产后得

¹⁴ 留连：同“流连”。

病，苦痛不能忍受，医药无效。通白愍之，至其室为念金刚经。彼一闻经声，身心安乐，若无病然。一卷念完，稍歇气，又复苦痛。因连念几卷，忽起坐，令勿念，已完全若好人矣。乃曰，金刚经道理，我通悟到。因欲现震惊愚俗之异相，乃即欲往医院调养。通白与其夫谓，汝病才好，宜在家将养。曰，家中促逼不清净，医院宽阔清静。二女儿欲随之去。曰，我去不久即回，汝等勿去。其夫遂送北京第一德国医院，择最高等房间安置之。乃结加趺¹⁵坐，令其夫回去，令看护者出去。闭其门，过一刻，看护者去看，已合掌坐脱久矣。民八年（1919），通白回籍扫墓，至上海友人李仲仙家，说其女闻经数卷，病愈坐脱事。国松，国筠，皆是门人，向不信佛。因此，二兄弟全眷，同归依¹⁶光。后通白以其侄冀平，门人邓高镜，知光在普陀，乃以彼所著之金刚经次诂寄来，祈鉴定作序。其婿方时简，乃以其妻之讣文寄光，竟不提及闻经坐脱之事。老人谓，时简乃门外汉，不足责。通白与之同居，任其婿淹没，其过殊非浅鲜。甚矣，众生邪知邪见之难消灭也。余闻而有感，归里后，爰将耳闻目睹，

¹⁵ 加趺：同“跏趺”。

¹⁶ 归依：同“皈依”。

种种因果事实，随笔记之。积久成帙，呈正老人，忝蒙许可，即在江浙诸杂志日报上，陆续发表，聊免湮没之罪。此书原名见闻纪实，旋以见闻二字太泛，故改今名。盖文虽不佳，事非虚构，以的的确确之近迹，证明因果报应之实有，而不同庄生寓言，聊资劝戒之助。今因诸友怂恿付梓，略叙其缘起云。

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）岁次乙亥佛诞日

永嘉周师寿群铮甫序于两田庐

因果实证

永嘉周师寿群铮 记

先妣之孝感

余外家¹⁷叶氏，世居邑之霞坊，累代书香不绝。外祖考¹⁸渠川广文公，性孝慈，少年时，外曾祖考¹⁹赴杭乡试，病逝，外祖考寅夜驰往，扶丧归葬。旋娶外祖妣²⁰应太夫人，诞二女，长适杨氏，先妣²¹其次也。清光绪丙申年（1896），外祖妣病笃，医药罔效，先妣乃祷于天，愿折己寿六年，以增母寿。并具疏府县城隍，及当方土地神祇，恳乞转奏天庭。未几，外祖妣病愈。至壬寅年（1902）复作，一日势加剧，雇舟迎先妣，往返四十余里。比至，外祖妣已逝世，享寿五

¹⁷ 外家：母亲的娘家。

¹⁸ 外祖考：外祖父，外公。

¹⁹ 外曾祖考：外曾祖父，外公的爸爸。

²⁰ 外祖妣：外祖母，外婆。

²¹ 先妣：先母，指已去世的母亲。

十有九。先妣抚尸恸踊，几不欲生。盖当日先妣尚未闻净土法门，故不知念佛，导其西归，殊为可惜。后忽思丙申迄壬寅，适满六年，与前折寿数相合。而先妣生前，每与余谈及此事，追悔当时，仅折六年，引为深憾。然吾乡折寿，大抵以三年为例，今先妣倍之，故有六年之请，犹以为未足。诗云，孝子不匮，非此之谓歟。

谨按，佛经言，一切神祇，自己尚是生死凡夫，轮回未息，则何能消人罪业而加其算。纵有大威力之天帝，若比之佛菩萨之威力，奚止霄壤之别。故吾人凡有祈求，宜在佛菩萨前，忏悔前愆，发善愿，至诚归命，自获感应。更能学地藏菩萨救母故事，愿令一切众生，同成佛道，功德尤不可思议。苟不如此，而祷于天地鬼神，则非正见。向使曩者先妣已明佛法，则其为孝也，宁止此而已耶。

异僧

吾乡吴周辰先生，讳壬，名士也。善书，某年赴省秋试，有人来寓乞字。正挥毫间，一僧托钵立门首，

见而微哂。吴问，汝能书乎。僧点头而去。试毕回籍，看剧于社庙，见一僧破衲败絮，褴褛不堪，倚柱搔痒，如癩如痴，归与夫人述之。言甫毕，闻剥啄声，启门，即所见僧也。云，在杭曾承眄睐²²，因特来访。吴始忆及寓僧，延之坐，询知法号寂谷，相谈甚洽，遂留住家。师能文工书，书必悬腕，以二指捉笔，运转如飞，书毕，辄涂抹之。吴屋外有一石，长阔逾门，一日忽移入门内。众咸疑师，问之微笑，吴益加敬重，而夫人殊厌之，师拂袖而去。既去，吴时切怀思，每举念，师即至，屡试不爽。常力劝吴随之修道，吴以家累未清，请姑缓。久之，知其不可回，遂去，不知所往。初，吴尝命三子出见，师摩次子之顶，后此子长大，竟出家为僧。师种种神异，迄今乡党犹作谈柄，并以吴不从之游，为深惜云。

有鬼之确证

鬼，余未之见，而先妣，与太世丈²³张冶亭明经²⁴，

²² 眄睐：顾盼，眷顾。

²³ 太世丈：对与祖父同辈的男性的敬称。

²⁴ 明经：明清时期对贡生的称呼。

均曾见之。先妣十二三岁，居外家时，偶夜起，门已扃²⁵，灯下见一妇入室，知为鬼，不敢声。急返床，推醒老妈²⁶，告以所见。老妈叱曰，弗胡说，再说，汝母闻之，将切责矣。先妣乃不敢再说。阅数日，同室三姨母病故，老妈始以实告外祖妣云。

余家祖辈，五房同居，屋宇百余楹。清光绪初年，人丁尚寡，室多空旷。日暮，则大堂花园二处，非有伴偶，不敢出入。而东畔小厅十余间，更为人迹所罕到，阴气益盛，时见怪物。张冶亭太世丈，人品纯正，喜吾家小厅之幽静，下榻读书。一日午后，正展卷间，忽见一男子自外进，折衣于其床。私念此必非人，素闻圣经可以辟邪，乃正心朗诵。少焉视之，已杳然矣。

余常劝人改恶修善，间举前二事以证鬼神之确有，则吾人死后，决非断灭，而犹有后身在。行善，则现世纵未得善报，而来世决定享乐。造恶，则现世纵未得恶报，而来世决定受苦。可不戒慎恐惧者耶。

曾有青年学子闻之，似以为诞。余则谆谆而敬告之曰，君年尚轻，阅历未广，且以学校功课繁，无暇涉及他书，于此怀疑，殆无足怪。鬼神事迹，吾国经

²⁵ 扃：jiōng，上闭，关门。

²⁶ 老妈：年长的女仆，老妈子。

史子集，所载不少。岂彼圣贤豪杰，通人博士，皆作妄语以惑众乎。即就西洋学者而言，亦承认鬼为实有。如发明进化论者，瓦尔列司博士，所著客观的灵怪之实在。比利时现代大文豪，马特尔林克，所著死后之如何。发明无线电原理，英人阿利蒲耳罗几博士，所著死后之生存。此皆为西洋最著名之学问家，从种种方面，证明灵魂之不灭，鬼道之非虚之著作也。更有俄国托尔斯泰，直探吾国儒佛之宗派，开彼邦人天之正路，其道德学说，尤为全欧所崇拜。又数年前，英文楚报，载哥地哥炮台，守卫兵士，屡见鬼物，作人形，发奇光，官厅调军队开炮轰击。欧战时，法国兵士之亡母，随兵士于军中，为众兵所共见。盖鬼神之道，为中外古今之实事实理，决非强词所能淹没者。且先妣智识，与常妇不同，张公亦明达君子，均亲与余述，岂有谎语。言毕，其人微显悦服之色。余乃再进曰，此不过灵学耳，君苟肯读佛经，岂仅得此智识而已。将见从此万苦世界之外，更有极乐世界在焉。吾人依经修持，无不神升于彼，寿命无量，法乐无尽，愿君图之。

疫病

世上疫疠发生，皆因前世被屠杀渔猎之畜类，有福则为毒龙，或为大力鬼，无福则为化生疫虫，衔恨作毒，索还命债。曾害其命者，一触即死。若随喜杀，或食啖其肉者，相感成疾。苟无害命食肉等因缘，虽处其中，亦泰然无伤。其说略见于阿难四事经。

民国七年(1918)，吾乡风瘟大作，余被染，身热，骨节作痛。虽力提佛号，而心神昏瞢²⁷，正念不能继续。一日下午朦胧中，觉身立堂后，有四小鬼自外入，长不及三尺，持票来拘余，不容辩论，遽攫余腰以去。余身轻如纸鸢，绝无抵抗力，惶恐万状。至一庭前，见有六七沙门，似欲问余缘何被拘。余素知敬僧，此时望救心切，倍益诚敬，即合掌欲诉。不料此念才动，鬼即舍余而遁，疾若奔马，余一惊而醒。醒后心犹悸怖，病遂减轻，投药三四剂即瘥²⁸。越旬余日，余姻戚徐君亦被染，证²⁹状大类于余。唯伊平日嗜食蛙，病中屡见室内有无数蛙。伊家请医余之医生诊治，以

²⁷ 瞢：mào，目眩，心绪紊乱。

²⁸ 瘥：chài，病愈。

²⁹ 证：同“症”。

为有经验，可操左券，而七八剂无效。伊父惑于邪说，杀生祷诸鬼神，深山穷谷，躬亲登跋，输诚请佑，卒至不救。说者莫不谓，余及徐君病中所见，乃神经错乱所致。然余以信佛而病霍然，徐以信邪而终不起，果报昭然，何得指为神经错乱也。

枉费为小人

张嵎嵎先生曰，君子而贫贱，命也。使其为小人焉，昏夜乞哀，犹然贫贱也。其幸而为君子，则其自取也。小人而富贵，亦命也。使其为君子焉，进礼退义，犹然富贵也。其不幸而为小人，则亦其自取也。此诚不刊之论也。夫嵎嵎先生所谓命者，即前世之业报耳。吾人今生感遇，尽在前世业力果报之下。佛经言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欲知后世果，今生作³⁰者是。此菩萨所以慎因也。乃今世道日衰，利心日炽，刻薄成家，视为本分。甚至诈取强夺，上下交征，亦实繁有徒。而畏天知命，安贫乐道者，不复睹矣。殊不知任何奸狡，安能逃出业报。君子落得为君子，小

³⁰ 作：旧同“做”。

人枉费为小人。

吾乡商人曾某者，家颇殷阜，商店及他种产业外，又有良田二百余亩。已以店务不暇他顾，则谷租收纳，委诸外戚某甲经手。甲固贪很³¹小人，献议于曾曰，自家可制一新租称³²，每百斤，暗增六斤，每年可多得谷若干，工运等费，挹注³³有余。曾惑于利，即从其议，而暗损农民，毫不知恤。佃户虽有觉知，然畏其势，忍受而已。谁知天道好还，未十年，曾家道中落。又数年，债台累累，竟售田以偿。某甲亦因舞弊被辞退，子又夭折，乡里传为炯戒³⁴。自作孽，不可活，可慨也。

毀像焚身

吾乡区官某，平素以理学自命，设帐讲学，从游甚众。曾占佛寺，夺僧产，以办学校。当其占夺之初，恐民众反对，率同军警，将毁圣像，命众举行，莫不

³¹ 很：旧同“狠”。

³² 称：同“秤”。

³³ 挹：yì。挹注，挹彼注此，将彼器的液体倾注于此器；挹盈注虚，取有余以补不足。

³⁴ 炯戒：也作“炯诫”，十分明显的警戒或鉴戒。

畏缩。某愤然系绳佛身，亲自拉引。因力不胜任，乃命校中火夫来助。像既仆地，积薪焚之。次拆寺宇，忽屋梁失手堕落，火夫死焉。辛亥（1911）国变³⁵后，某为区官，办事峻刻，对于禁种鸦片，尤不稍弛。近地肃清，而深山僻壤，尚有隐匿者，某亲去督禁。种烟民恨之刺骨，勾匪虏而焚毙之，匿尸勒赎，官厅无策。某之家属，再三挽人间说³⁶，方得允还。初，其母梦堂中停棺二具，一大一小，举家以为死丧长幼二丁之凶兆，惧甚。及某被焚，身形缩小如童，盛小棺以扶回，易大棺而殓之，宛如梦境，众始恍然。

民国初年³⁷，湖北某县知事，强逼商民，贴印花税票，批根觅隙，罚人唯恐不重。商民恨甚，俟彼微行时，褫³⁸其衣，缚其手足，以印花税票遍贴其身。某知事以过苛招怨，不敢上呈政府，乃私遁去。某区官之峻刻，盖亦类是。此庄子所谓刻核太至，必有不肖之心应之³⁹者也。

³⁵ 辛亥国变：指辛亥革命后，清朝灭亡，民国建立。

³⁶ 挽人：托人。间说（shuì）：暗中劝说。

³⁷ 公元 1912 年为民国元年。

³⁸ 褫：chǐ，旧同“褫”。脱下，解去。

³⁹ 刻核太至，必有不肖之心应之：出自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，原文为：“克核大至，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。”大：通“太”。指一个人如果过于苛刻，对别人逼迫太甚，则必定会有人兴起恶念来报复他。

[𡈼*𡈼]⁴⁰山阿育王寺如来真身舍利瑞应

释迦如来，化度缘尽，乃取涅槃。遗教如轮王法而阎维⁴¹之，得舍利八斛四斗。后一百年，有阿育王者，既登王位，尊崇佛法，具有神通，能役鬼神。乃于一日夜中，碎七宝众香为末，造八万四千宝塔。一一宝塔，各造宝钟，以为庄严。取佛舍利，每塔藏一，欲于阎浮提内遍立之，福利众生。时有阿罗汉，夜奢尊者，知王之意，运其神力，以一手遮日，一手放八万四千道光，照于大地。凡光所照之处，为八吉祥，六殊胜地，皆堪立塔。王命鬼神，随光尽处，安置地中，以待机缘。在震旦国中，计十有九处，今宁波[𡈼*𡈼]山阿育王寺之舍利塔，其一也。

此塔发现，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⁴²。当时有刘萨诃者，弋猎为业，暴病而死。见地狱诸苦，目不忍睹。忽遇神僧谓曰，汝罪重，合堕此。吾悯汝故，特来相救。汝若还阳，须作沙门。今洛下，齐城，丹阳，会稽，有阿育王所造舍利塔，并吴中浮江石像⁴³，亦育

⁴⁰ [𡈼*𡈼]：mào，对应繁体字为“鄯”。

⁴¹ 阎维：梵语，又译作“荼毗”，即火化。

⁴² 公元 280—289 年，为西晋武帝太康年间。

⁴³ 吴中浮江石像：吴中，今属苏州。据《高僧传》第十三卷“释慧达”条下记载，
~ 24 ~

王所造，可往礼忏，罪即消灭。萨诃既苏，遂出家，法名慧达，如言南行，到处求觅。至[贸*卩]山，偶闻地下钟声，至诚祈求，越三日，宝塔忽从地涌出，光明晃耀，神工灿然。塔内悬一钟，钟中缀一舍利。此[贸*卩]山舍利塔之肇始也。

梵语舍利，华言灵骨。凡夫之身，三毒所招，故成骸骨，秽臭败坏。如来之身，二严所感，故成舍利，坚逾金刚。随众生缘，应现无方。或大小不同，或色光时变。礼敬供养，获福靡涯。古今传记，瑞征非一。

吾师印光老人，曾往育王，礼拜一期⁴⁴，见舍利现紫色，大小不定，大如绿豆八分，小或三四分，升降亦不定，色则不改。谛闲老法师，礼拜四十九日，见为黄色，旋转如珠走盘，或谓法缘流布之兆。吾乡寂山老和尚，亦曾发愿礼舍利三藏（一藏计八万四千礼）。一夕梦被蛇逐，奔逃不及，蛇从裤下入，忽变为人首蛇身，有两手，手捉师两膝，头向上作毒害状，

慧达“后东游吴县，礼拜石像。以像于西晋将末，建兴元年，癸酉之岁，浮在吴松江沪渎口。渔人疑为海神，延巫祝以迎之，于是风涛俱盛，骇惧而还。时有奉黄老者，谓是天师之神，复共往接，飘浪如初。后有奉佛居士吴县民朱应，闻而叹曰，将非大觉之垂应乎。乃洁斋，共东云寺帛尼及信者数人，到沪渎口，稽首尽虔，歌呗至德，即风潮调静。遥见二人浮江而至，乃是石像。背有铭志，一名惟卫，二名迦叶。即接还，安置通玄寺。吴中士庶，嗟其灵异，归心者众矣。达停止通玄寺，首尾三年，昼夜虔礼，未尝暂废”。

⁴⁴ 一期：一整月。

骇极而醒。诣塔礼忏，乃于所礼蒲团下，发现死蛇一尾。惊喜交集，倍切翘勤。未几，见舍利现黄色，发光明矣。民国四年（1915），余朝育王，顶礼后，僧托塔令从塔窗内观之，见其大如黄豆，紫如葡萄。同行五六人，或有不见者，奇矣哉。

灯花中现舍利

杨佩文，江苏淮安人，昔以训蒙⁴⁵为业。癸酉（1933）季秋⁴⁶，因孙夭殇，心殊痛惜。一居士悯之，劝其念佛，并赠以印光法师文钞，及嘉言录等书。佩文披读之余，信根勃发，奉行半载，志极专诚。一晚正课诵时，佛前油灯，开敷红莲一朵，莲心含一黑珠。旋⁴⁷莲谢案上，珠乃流出，究系何物，初未之知。传视佛友，中有识为舍利者，然犹不敢遽信。乃寄苏城⁴⁸报国寺，求印光老法师证明。师接函启视，确为舍利，恐致遗失，供以瓷盒。时余适在师寺，并二三居士，均蒙召

⁴⁵ 训蒙：教导幼童或初入学的人，做教师。

⁴⁶ 季秋：秋季的最后一个月，指农历九月。

⁴⁷ 旋：不久。

⁴⁸ 苏城：苏州。

观。见珠大如芥子，色如翡翠，光辉射目，咸叹稀奇。师谓此由念佛精诚所感。古之人，有刻佛书，或绣佛像，而出舍利者。感应道交，真不思议。而此舍利，初开封时，其形体小此二三倍，今已大多矣。看毕奉还，恭置佛前。翌晨，师早课讫，视之，竟已隐没，此尤为神变不可测者。余庆斯遇，盥手书此。甲戌（1934）佛成道日⁴⁹记。

菜馆放生

杨风标，甫⁵⁰幼唐，安徽人。奉命，莅温调查酒捐⁵¹。闻愚兄弟信佛，特来访，相谈款洽。家兄孟由与余，约其同游头陀山。舟次，杨君述伊家放生所自。曰，家叔祖业商，运米于江苏，一日在寓门，见路人纷至沓来，就而询之，言往看菜馆放生。家叔祖怪甚，安有菜馆以杀生为利者，而具此仁慈心肠乎，尾之行，以侦虚实。至则观者如堵，馆人尽倾鱼虾蟹鳖之类，放诸河中，见者欢声震地。慈祥之气，充溢

⁴⁹ 佛成道日：农历腊月初八。

⁵⁰ 甫：古代在男子名字下加的美称，后指人的表字。此处指字。

⁵¹ 捐：税收。

街衢。菜馆亦自此歇业。亿⁵²其中必有奇感以致此。进诘根由，乃知此馆有一学徒，每见鱼类宰杀烹醢⁵³之苦，顿发恻隐之心，私择其活泼者而放之。日久月深，为馆主所觉，乘徒正在河埠窃放时，馆主盛怒之下，以沸汤，浇注其背。徒应手闷仆，僵若尸厥。汤所浇处，则皮脱肉坏，如烹豚⁵⁴然。馆主不惧，亦不顾，任其伏卧河埠而已。俄顷，徒神清痛发，苦不可言。忽有无数水族，跃附其背，敷其伤痕，觉清凉彻骨，痛楚顿失。馆主一见，惊讶不已。因思曰，救之既能报恩，宰之自必复仇，我何忍营此杀业，以结无量怨对⁵⁵乎。遂尽放其所畜⁵⁶之牲禽，关闭店门，拟另营正业。家叔祖归家，备述详情，寒门放生，盖自此始。

夫厨婢子救将烹之大鳖也，热疫垂危，元鳖涂湿泥则苏愈。李景文放钓艇之余生也，丹砂毒发，群鱼濡涎沫以解之。施必有报，古今如一。物非无知，安忍残杀。愿世之杀生者，以馆主之言行为借鉴焉。

⁵² 亿：推测，猜测。

⁵³ 醢：hǎi，剁成肉酱。底本误作“醢”。

⁵⁴ 豚：猪。

⁵⁵ 怨对：同“怨怼”。后同。

⁵⁶ 畜：同“蓄”。

途中僧

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，余偕弘一法师，朝礼普陀，逗留十余日，乘小汽船至舟山，再转大汽船回温。到舟山时，大船尚未抵埠，在码头等候。见一僧来搭船，而貌甚僇⁵⁷悍，似不类僧人。趋与语，互询籍贯，知为同乡平阳县人。问何缘发心出家。曰，我初在许崇智⁵⁸部下为兵，旋当侦探。一日，行于市，有小商妇坐而流泪。叩其故，妇曰，我夫外出未归，适一客进店购货，计价三圆⁵⁹，付值讫，携货径去。我收洋倩⁶⁰人查验，三洋皆铜，而人已杳无踪迹。我夫回，恐被责死。言已，则泪涔涔然。令取视之，果贗物也。易以真洋，妇辞不受，强与而返。不久，我升排长，调赴前线作战，敌势猛烈，许军死伤无数。忽一弹飞来，我之军帽军服都焚，而何以不洞胸死。后细视内衣，衣袋中所藏三铜洋，被弹穿破二矣。仅存其一，赖以护身，故未致死。我思枪林弹雨之余生，有何乐趣，

⁵⁷ 僇：piào，底本为“[𠂔 *票]”，对应现代规范字为“僇”，意为轻便敏捷。僇悍：敏捷勇猛。

⁵⁸ 许崇智（1886—1965）：中国国民党早期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。

⁵⁹ 圆：同“元”。

⁶⁰ 倩：qìng。请，委托。

不如趁早出家为僧，以修来福耳。余愍此僧，虽入佛门，未达佛法，孜孜焉，唯世福是求，不知了生脱死之道。乃晓以娑婆五浊之苦，西方清静之乐，并劝其一心念佛求生，不可当面错过。相谈良久，殊觉契合。彼在福建某寺出家，现作住持，寺名地点法号，曾承告知，惜今忘之矣。

拔草称谢

王太亲翁⁶¹鸣卿大令⁶²言，陈耀卿姻丈⁶³，同友游西山，岭旁停破棺一具，青草附生焉，信手拔去。日暮回家，梦一丈夫来谢，醒而异之。因思拔草尚衔恩，瘞⁶⁴棺则何如。夫棺未入土也，日炙雨淋，风摧霜蚀，至为可悯。若瘞而埋之，其衔感更可想见，遂发愿为之安厝⁶⁵。棺朽不能舁⁶⁶，易以新棺，验其尸，果男子也。

⁶¹ 太亲翁：姐夫或妹夫的父亲。

⁶² 大令：古代对县官的尊称。

⁶³ 姻丈：对姻亲长辈的尊称。

⁶⁴ 瘞：yì，掩埋，埋葬。

⁶⁵ 安厝（cuò）：安葬。

⁶⁶ 舁：yú，抬。

王太亲翁又言，新学派谓，办学校，设医院，开工厂，是救生人。施棺木，代瘞埋，度亡灵，是救死人。每见吾人作⁶⁷后项事，多非笑之。我以为生人故当救，而死人更须救。何以故。生人尚能自为力，死人非吾人救之，彼将无法矣。其言亦近理。大抵众生最爱者唯身命，爱之愈深，执之愈坚，情既坚执，则苦亦倍增。甚至尸化骨朽，其神识犹沾沾于遗蜕而不舍者，亦有之，即佛家所谓守尸鬼。彼辈固愚痴，作茧自缚。吾人当发平等心而怜悯之，或代埋葬，或为荐拔。人鬼虽异趣，救苦则一也。彼新学派，若深知佛理，当不复致笑议。

伍姻丈梅铨所说三奇事

姻丈伍梅铨明经，任艺文大学国文教员十余载。前年是校停办，二内兄潘舜卿延聘于家，教授儿辈，余因得常亲譬欬⁶⁸。彼为余述三往事，堪称离奇。

一、彼童年时，在瑞安望仙桥闲眺，忽有无数飞

⁶⁷ 作：同“做”。

⁶⁸ 譬欬（qīng kài）：咳嗽声，引申为言笑。

虫，乘风而过。一翁伸手一掠，展握视之，非虫也，谷粒满掌焉。

二、某年九月杪⁶⁹，夜半，送二三学生入场应县试。途中仰见一轮皓月，悬于中天。颇疑时当晦⁷⁰夜，安得有银蟾⁷¹飞出。顾⁷²万顷琉璃，人物可辨，诸生举目，所见皆同，决非眼眩者。

三、瑞安姜生某，忘其名，赴杭乡试⁷³，首场入闱⁷⁴后，闻空中连呼其名，并及籍贯，至再至三，知为怨鬼索命，骇甚。出场语诸友人，并言二场不敢进。诸友曰，君未尝戕人，何来怨鬼，岂有索命而容君如是逍遥乎，请弗疑。再三劝进，从之。甫入场，空中又高呼如故，且益烈。生恐怖愈甚，迨三场，更裹足不前。诸友戏曰，三场乱号，我等与君比邻坐，如鬼来，群起而攻之，保君无恙，遂拖之进场，完卷寂然。诸友又戏曰，鬼亦畏人众耶。各交卷讫，相率出号，游明远楼。楼为浙闱中应试生唯一之游览场。而闱内

⁶⁹ 杪：miǎo，末尾。

⁷⁰ 晦：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。

⁷¹ 银蟾：月亮的别称。

⁷² 顾：文言连词，但，而。

⁷³ 乡试：科举时代各省每三年举行一次的考试。中试者称为“举人”。

⁷⁴ 入闱：进入考场。

人作古⁷⁵者，亦停棺其下，以待终场出发。生等至楼下，见一棺外标遂安姜某，与生异籍同姓名。众恍然惊悟，前空中所呼者，即斯人耶。盖瑞遂音近，生误为己，而向之所闻，则为鬼啸，当无疑矣。

窃按上三事，古籍中亦有类此者。

安士全书，引文昌帝君之言曰，蜀帝初立，适岁大荒，而巴⁷⁶西尤甚。有富农罗密，积谷五千余斛，闭而不粜⁷⁷。而义士许容，竭产赈济，力不能继，终夜炷香，祈天请佑。邑神来和孙以告，予奏上帝，有旨，取罗之谷雨⁷⁸之。予乃敕谕风神，发罗之屋，谷随风旋，自空而下，各以色聚。邑中人皆饱。罗之所蓄，一日而尽。邑人感许之惠，往往酬还，幸罗之灾，从而称快。蜀帝以容为邑佐，密闻之，自经⁷⁹。观此，则翁所掠得者，或即雨谷乎，风吹飘疾，类于虫飞，而不知下于何处耳。

周书异记，载周昭王二十六年，四月初八日，为释迦如来降诞之辰。其时但见日有重轮，五色祥光入

⁷⁵ 作古：死亡。

⁷⁶ 巴：古国名，今四川东部及重庆一带。

⁷⁷ 粜：tiào，卖粮食。

⁷⁸ 雨：yù，动词，从天上降下。

⁷⁹ 自经：自缢而死。

贯太微，遍照四方。王命太史苏由筮⁸⁰之，得乾之九五。曰，此西方圣人降诞之相，却后千年，教来此土。王命镌石记之，置南郊祠前云云。此日轮变常也。今伍姻丈所见，是月轮变常。物虽不同，为变则一。是何征象，惜无苏由复生以筮之，唯足以供天文家之研究已耳。

至第三事，古今传记所载，因同姓氏，误被摄入冥府而放还者，亦比比然也。此盖护世鬼神，故意播弄，俾世人得知佛天神鬼之确有，福善祸淫之不爽耳。

闺中烈女鬼雪冤

伍姻丈所记，闺中烈女鬼雪冤一事，余向闻诸前辈传说大略，但不如伍丈亲历其境之详，制为笔记，可谓有心警世者矣。急录其原文，为轻佻者告。

其文曰，光绪乙酉（1885）秋，浙江乡试，瑞安吴生，偕友去应试。舟至中途，时月色微明，吴生方垂帷熟睡，诸友推篷闲眺，忽黑烟一道，自船头滚入吴生帐中。吴生顿呿语，若与人争辩甚厉，及醒，而

⁸⁰ 筮：shì，古代用蓍(shī)草占卜。

症疾作矣。次晨，吴生早起，遽将自己行李上所贴之标识，悉揭去。人问其故，俯而不答，众疑之。比入场，点名甫毕，神情若狂，怵怵惶惶，从夹道中寻觅同乡诸友。一遇余，即跪呼救命。叩其故，据云，接卷后，本坐裳字十七号，被四名公差强拖入空号，不得归本号。余遂与之邀集同乡二十余人，适监临⁸¹点名毕，即同去见监临，诉其事，并证明其确系本人，非冒名顶替者。监临亲书硃条，着其即归本号。吴生持条去，情甚恐慌，惟仰视檐端，若有人自空中往来者。比同至空号，则行篋实在该处，而公差绝无其人。迨归本号后，神色稍定，始述其前被公差强拖时，要伊性命，计无所施，将铜钱吞入，求速死。闻葶荠可解铜毒，请代购若干。众为之向明远楼下市⁸²以食之，首场得安稳，终卷无恙。向例士子入场，要坐轿者，预向轿埠买轿签一枚，出场时，高举其签，众轿夫即认签，肩送何寓。吴生在场，已将前所买轿签失落。出场时，众友为之另雇一轿送回寓。知其有异，并谆嘱某二场不必入，伊亦不愿再试。逮二场早晨，吴生初起，其在场失落之轿签，竟在伊帐前。吴生拾得，

⁸¹ 监临：监考官。

⁸² 市：购买。

深喜轿筓失而复得，本科可望中，必欲再试二场。同寓友止之，不听。及二场甫入，狂态复发，号内有同乡应试生吸鸦片者，吴生即将食指，染生鸦片以自吮，登时痰厥毙命。时场门犹未闭，遂昇尸出场。尤足异者，吴生得狂疾时，同乡应试王生，亦临场患病，两不相闻。王生在床呼曰，吴某不可扳我，言之屡屡。旋王亦卒于旅馆。众疑两人各有隐恶，均莫得其主名。及省试归，闻乡人云，吴生与王生居比邻，素相狎。邻有闺女，姿色颇佳。一日女家晒谷，令闺女出而守望。吴生与王生同过篱外，适见女一人独坐，王生戏吴生曰，若能抱此女亲吻，则某甘拜下风。吴生素狂，突从篱门入，抱而吻之，时有邻人适过知之。闺女怨无可申，入夜悬梁自经。其父母虽稍有所闻，然畏吴势焰，且事无左证⁸³，亦忍痛含怨而已。今两生之死，其以此夫。吁，两生少颇聪颖，各有文名，乃不知因果及与廉耻，竟以嬉戏丧命，后之轻狂者，可不引为炯戒欤。伍守彝梅銓记。

⁸³ 左证：同“佐证”。

卖柑者言

卖柑者，黄阿岩，常至余家卖柑。余观其年迈诚实，时以归心净土相劝勉。彼乃曰，修行真好真好，我母亦修行人，四十岁发心礼法华，念弥陀，勤勤恳恳，几无暇晷。数年之后，能念睡经。余问何谓念睡经。曰，我母每夜就枕时，念佛不辍，睡去方止。久之，虽夜阑睡深，睡中时或执持洪名，佛声明历，家人屡闻。以其睡中尚能念，世俗谓为念睡经。又曰，某年，时疫流行，有邻居一家十四丁，五人已染疫死，七人同病濒危。二人奔走医药，力疲财乏，凄惨之至。我母愍之，愿将已所礼法华经一部，具牒回向，保其病退家宁。我以此系大好事，喜极，乃备香烛，请病家舅父乞神签以卜可否。历三殿，皆出第一百签，上上吉利。初更至其家焚牒，未及三更，一病人作鬼语曰，一老人命我去，我今去矣，病顿愈，乞啜粥。片时又愈一人，翌日余人均占弗药。灵矣哉，佛力也。我母享寿七十有三，临终前一日，预知翌晨黎明去，届时果然，但不知求生西方耳。

余闻之，喟然叹曰，甚矣哉，净宗善知识不可一

日无也。使当时有导母以净土法门，则其往生可必，多劫轮转之苦，从此无分⁸⁴。以不遇此善知识，不知发愿求生，则来世纵登天界，享福较厚，而难免因乐忘修，招三世堕落之果。我为此母惜，且为此母惧，可悲也夫。

救蛇救命

制面店工人陈某，一日见有捕蛇者持蛇至，怜而买之，放于河中。蛇徘徊久不去，某即以足拨水逐之，水动影昏，蛇潜至其侧而不见。忽觉足趾痛，知为蛇咬，视之，果然。傍⁸⁵观者多言，蛇之以怨报德也。采药敷治无效，乃归家休养。不日，店楼因囤麦过重，夜间楼忽压下，某之卧床，及下面什物，俱成齑粉。幸某尚在家未回，得免不测。翌日，某趾告愈。乡里初有异议，至是咸谓放生报应之速。彼面店在余所居巷首，故知之甚详。

⁸⁴ 分：同“份”。

⁸⁵ 傍：同“旁”。

屠户自杀

屠户阿庆，以屠猪起家，置产筑屋，称富翁焉。时人以彼卖肉著名，遂私号之曰卖肉庆。阿庆一夜酣睡忽起，遽引屠刀自刺其颈，呼号而毙。十五年前，余堂侄曾租住其屋，屋已非彼裔所有，或者绝嗣荡产乎。

或疑屠业有过，则阿庆不应致富，若其无过，则阿庆不应自杀，二者如何会通。余曰，致富由前世布施而来，自杀由今生杀业而来，因果殊殊，何复更疑。设彼不营屠业者，则富或不仅止此。以屠故，削其财而陨其命，殆非凡眼所知耳。

义猪度人

余外舅⁸⁶潘氏，家海坛山麓，邻有屠户，栏畜⁸⁷二猪，将杀，器具毕备，置刀于地，就栏中捉一猪，捆于凳上，将取刀割⁸⁸喉。一猪见之，破栏出，衔地上

⁸⁶ 外舅：岳父，妻子的父亲。

⁸⁷ 畜：同“蓄”。

⁸⁸ 割：zì，用刀刺入。

之刀，狂奔上山，力追而后获。屠户见其惨，且感其义，放下屠刀，改营他业。此二内兄⁸⁹与余述者。

褻瀆道場慘報

民国八年（1919），吾浙第二师第六团团长盛君开第之太夫人⁹⁰寿辰，建水陆道场于绍兴大善寺。开第同诣寺随喜，但不惯茹素，在寺数日，未尝荤味，则喉痒矣。遂命佣人出外烹鳖至，家人中之饕餮者，亦从旁染指。食毕，收杯盘而涤于僧厨。法事将满，一婢忽发猩红热，急令佣人送往医院，而毙于途。俄而开第二侄，一子，相继罹是证⁹¹，多方医治，均至不救。所死之人，都曾在寺食鳖者。最后开第亦被传染，自知必死，涕泣而已。一面入医院，一面请同师第八团第二营营长叶伯龄，施催眠术，聊作万一之图耳。伯龄，奉佛之士也，知其食鳖事，先劝彼至诚忏悔，许为隔地治疗。开第觉悟，乃发愿再作功德，以赎前愆，病竟痊愈。当其子之病也，请西医诊治外，并邀

⁸⁹ 内兄：妻子的哥哥。

⁹⁰ 太夫人：旧时对母亲的尊称。

⁹¹ 证：同“症”。

吾友卢鹤舫，为灵气之疗法。西医谓，大便若通，则无妨。鹤舫施其术，而通其便，复用自己灵气，灌病人之鼻，渐送其丹田，再吸病人浊气，散于空中，以消其毒。一呼一吸，转运多时，则病势确有起色，然不久间，忽大变，无可挽回矣。所奇者，鹤舫接近病人，可谓至密，何以不致传染。某军医官来襄助，被染，注射数针，亦立见效。独彼家人，一得病，靡有免于死亡者。岂非冥冥中，大有业报在耶。

谨按佛经，谓酒肉入伽蓝，罪过极大。况当此四圣六凡，同临集会之严净道场，而斋主敢杀生以进食，洗秽器于僧厨，其褻渎残忍，较诸寻常，奚止倍蓰⁹²。遭此惨变，断非无由。至于开第所以化险为夷者，宿福未尽，得力于伯龄之言，忏悔之功不浅。鹤舫言之綦⁹³详，余笔之，为馋口者戒。

长斋持破之龟鉴

家庶祖母⁹⁴，与外继祖妣⁹⁵，堂姑母三人，同时受

⁹² 倍蓰（xǐ）：数倍。五倍为蓰。

⁹³ 綦：qí，极，很，非常。

⁹⁴ 庶祖母：旧时嫡出（即正房所生）的孙辈称祖父的妾为庶祖母。

五戒于头陀山妙智寺，并发心长素。彼二人中途开荤，不数年亦先后永诀。唯家庶祖母，年高二人十余岁，老而益壮，坚守不退。今已八十余岁，礼佛诵经，一日无间⁹⁶。道貌端严，见者欢喜，清福正未艾也。

又吕姻丈文起观察⁹⁷之夫人，归依福建鼓山古月和尚，长素念佛有年。某年病重，医云体虚，须开荤以资补养，家人亲戚亦力怂恿之。彼终以宁死毋开荤之决志拒绝之，后病竟愈。现尚在世，年近古稀。

周乾夫，余之净友也，前年患咳嗽。秋间有巫者，设坛土地庙，家人向叩其病。巫者曰，食三扁嘴即瘳⁹⁸。问，扁嘴何物。曰，鸭也。即拟遵行，乾夫不可。家人曰，神示无爽，盍试之。不得已，食其一，无转机。又劝曰，神言须三，食一岂足。再杀以进，强令食。甫入口，病忽变，乃长逝矣。

呜呼，邪见可怕，古德不愿生其家者，良有以也。顾道高魔盛，古今一辙，唯在行者努力耳。倘遇若辈，弗随流转，常作当头棒喝，起魔眷想，增厌离心，欣

⁹⁵ 外继祖妣：继外婆。指外婆死了之后，外公又续娶的妻子。

⁹⁶ 无间（jiàn）：不间断。

⁹⁷ 观察：官职名。清代和民国在省以下设道，称各道道员（道的行政长官，又称道台）为“观察”。

⁹⁸ 瘳：chōu，病愈。

求乐土，时萦胸怀，则魔如即佛如，因祸反成福。观吕夫人可知矣。若志道不坚，有负初心，我恐此身不向今生度，则来世求生邪见家而弗得，可不哀哉。幸乾夫临终，尚知念佛，余闻之，因稍慰焉。

雷殛谋妻

吾邑七都乡有谢岩祥者，在沪为洋人之厨子，积有微资。一家五口，上母婢，下妻儿，生活程度亦不低。妻蒋氏，颇质朴，事姑⁹⁹孝，常织布以助家计，而素不得其夫欢。祥在沪有外遇，欲娶为正室，而以元配在，则为法律人情所不许。谋离婚，又为母所阻。于是商诸婢。婢曰，此蠢妇，离之有坏家声，盍毒杀之为愈耶。祥于戊辰（1928）五月十二日傍晚，置毒于桂圆汤中，嘱婢婉言令妻食。妻将食，忽黑云四布，大雨如注，霹雳一声，祥及婢俱震死。祥之阴囊及腿被截。婢则劈去头面一半。噫，恶报何其速哉。然则彼辟雷神者，将又何说耶。

⁹⁹ 姑：丈夫的母亲，俗称婆婆。

冥谴阳罚

有陈瑞卿者，与余隔里居，曾畜¹⁰⁰猪于对门土地庙，日久秽气腾发，不堪近闻。而猪常不利。或谓污渎神地，恐遭冥谴。瑞卿闻言，不图迁徙，反敢至庙，诟詈土神，以泄愤恨。当夜梦被皂隶拘至县庙，云，同里土神控汝。俄城隍传讯，鞫¹⁰¹实喝杖。而土神跪下代求曰，冥刑苛苦，不堪忍受，不如付诸阳官薄责，以儆效尤。城隍俯允，乃释回。翌日瑞卿匿迹家中，不敢外出，借以避祸。县令丁公和晋，治事严明，于地方棍痞，尤不宽贷。是日肩舆经瑞卿之门，门前竹帘，被风吹下，击撞其舆。艴¹⁰²然曰，通衢大道，何得任置竹帘，妨碍行人。询问谁物，查悉瑞卿，引见舆前，捶楚数十，训谕而去。后瑞卿自吐梦事于里人，闻者惕然。

谨按佛经中说，梦有四种。一、四大不和梦。因四大不调，病中所发生者。即中西医言，身体发热，及其他之病，都能使心神不安，屡屡致梦是。二、先

¹⁰⁰ 畜：同“蓄”。

¹⁰¹ 鞫：jū，审问。

¹⁰² 艴：fú，生气的样子。

见梦。凡醒时眼耳鼻舌身意，所入色声香味触法，夜寐则成梦。今科学家所谓脑神经罗致种种形色气味，常于睡中发生一种梦象之说，与此大同小异。三、天神梦。天神为劝善惩恶故，特示梦于人，俾以警世。四、宿业梦。凡人前世所作善恶二业，留在阿赖耶识中，亦能于今世发现梦境。前两种是虚非实，后两种是实非虚。而说虽四种，实则有单独，错综之别。今瑞卿之梦，是第三种。近今灵学家，略有研究及此，但比诸佛经所说，如大海之一滴。第四种梦，更非若辈所能骤窥焉。

佛像震动

吾邑南郊，有庆福寺焉。寺宇虽非宏敞，而颇雅适。佛菩萨像前，莹洁逾恒，令人敬喜。住持寂山老和尚，循守戒律，于念佛放生，尤能自行化他。每日早晚课诵外，合寺另念佛三炷香，垂二十年矣。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，设莲池会，逢月十七日，集善信数十人，念佛一天。午膳后，寂老升座讲演净土因果事理。未及四年，入会者增至百五十余人。受化既众，临终

正念生西者，颇不乏人。

丁卯（1927）四月十七日，大众正在大殿念佛时，忽见佛像上宝盖摇荡。翌日，佛像亦震动。初犹疑为风吹地震，猫鼠等经过所致。而佛龕前面玻璃，三面隔板，风无由而入。地震，则他物当随动，何以仅及盖像。置大碗之水于其处，水亦不荡，决非地震。又四边上下寻觅，并无猫鼠等踪迹。震时良久，众目共睹。家庶祖母暨内子¹⁰³，亦适与会，返舍问余，是何凶吉。余曰，此非凶吉之征也，殆佛菩萨感众诚恳，特显灵异，以增信仰耳，可不勉乎。

翁媳孝感

徐辛石明经自言，四十岁时，五月望日¹⁰⁴，偶婴疾，伏枕两天。夜梦一翁告曰，汝翌午当死，身后事，须速办。我细思一子虽幼稚，一女已许字，纵微有爱恋之情，而无大不舍得之心，他更无论。死固非惜，独我年甫五龄，严父见背¹⁰⁵，慈母苦节抚孤，今当风

¹⁰³ 内子：旧时向他人称自己的妻子。

¹⁰⁴ 望日：农历每月十五日。望，月圆。

¹⁰⁵ 见背：去世。

烛残年，龙钟已极，一旦长别，仰事何人，忧念及此，展转¹⁰⁶不安。及午，被一人带至郡庙，我自知离魂矣，唯以老母在堂，心难遽舍，喋喋向城隍哀恳释还。神曰，定业难逃，无可如何。乃命隶引见东岳帝。入门，堂庭高耸，拾级而上，见一人长跪帝前，作恳求状。隶指其人告我曰，此乃翁¹⁰⁷为汝求寿也。言毕，同回郡庙。神曰，岳帝允增汝算，放汝回。汝读书人，能作一联以警世乎。我乃握管案前，构思片刻，得句云，聪明正直为神，无幽不照。孝悌忠信之士，有感皆通。即缮就，奉呈神察。神谕回去，遂径反¹⁰⁸舍。但闻人声嘈杂，群呼苏醒。醒后，犹睹家人泪珠满面，哀容可掬，盖死去已数时矣。详述所经，并举父状以告母，母证明无异。自此不医而愈。然则死岂灯灭哉，神岂虚渺哉。

乙丑（1925），先生七秩¹⁰⁹寿辰，镌板为联，送庙悬挂。事为余闻，请其笔记，拟稿将就，旋以事阁¹¹⁰。戊辰（1928）二月，先生忽中风不语。数日后，家兄

¹⁰⁶ 展转：同“辗转”。

¹⁰⁷ 乃翁：你父亲。

¹⁰⁸ 反：同“返”。

¹⁰⁹ 七秩：七十岁。秩，十年。

¹¹⁰ 阁：旧同“搁”。耽搁。

孟由同余往问疾，见其肌肤瘦削，言语涩滞。年迈，生机本衰，遭此危证¹¹¹，梦讲东堂¹¹²，斯其时乎。急劝静心念佛，自获安乐，实则暗示其预备西归耳。先生念数十声，以夜不成寐，元气不继，嘱愚兄弟代念令听。念至半小时，唤之，睡去矣。七月，余再访之，先生一见，欣然曰，我今日尚得与君会者，实佛天之灵，亦小媳之诚也。我初得是证，手足拘挛，昏迷不省人事者，三日。赖小媳深夜披发祷于灶神前，第四日始有转机。清醒后，常念佛号，冀蒙加被。今则两颐渐丰，神彩焕发，步履室内，亦觉坦然。非小媳竭诚，佛天冥感，乌克至此。言时，取案前一联稿示余。联云，披发祷灶前，三夜抒丹，原为夫君慈父重。担心求厨下，寸衷展白，长依仙佛赐恩多。继曰，下月初三，灶神诞日，拟贴此联以酬恩，盖纪实也。然我屡蒙神佑，而传记未就，病乃发作，惭愧之余，负罪良多，愿君为我笔录，感激无既。余以长者命，且事关孝行，有裨风化，不敢辞，摭拾成之，而文笔芜陋

¹¹¹ 证：旧同“症”。后同。

¹¹² 梦讲东堂：指快要死了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清康熙《御定渊鉴类函》卷二百五十七“梦讲东堂”：“后汉周磐，年七十三，谓子曰，吾梦先师东里先生，与讲于东堂之奥。既而长叹，岂吾齿之尽乎。其月卒。”“东堂之奥”，《后汉书·周磐传》作“阴堂之奥”。

不顾也。

夫人鲜有不孝其亲，而能得孝子者，亦鲜有不亲亲，而能仁民者。是故古者征士于孝悌之门，良有以也。能本锡类之思，扩而充之，且足以保世界大同之化，此为始基。今之自命救国者，不于孝道身率言劝，反从而非斥之，诚不知是何用意。窃又谓子孝其父母固难，媳孝其翁姑¹¹³更难。余推尊先生之德，而尤钦敬其媳之孝。虽然，微¹¹⁴先生孝，安得有是媳之孝。因果昭昭，毫厘不爽，不其然欤。

遗诫食鳝

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色欲之祸，显而易见，食欲之祸，隐而易忽。世之死于饥饿者，除大荒外，千万人中罕得一二。因食欲致病，直接或间接殒命，殆比比皆是。近日西洋学者，有谓食欲杀人，最为广大，劝令慎节饮食，言之屡屡。其于肉食之害，蔬食之利，亦时有发明。惜言者自言，违者自违，自求速

¹¹³ 翁姑：公婆。

¹¹⁴ 微：无，非，没有。

死，无可如何。

余外继祖妣姜太夫人，言其祖父极喜食鱻，后遍体发疮，形如鱻头，痛苦异常。病中常见鱻来啮其身，怖畏尤甚。或谓心热使然，扶其偃卧清凉之泥地，以解热毒，而疮仍无减，所见同前，卒溃烂而死。临死时，遗嘱子孙，切弗食鱻。我家遵教，迄今不违。此食欲杀人，尤其彰著者也。

观音灵感一

张健夫居士言，其外祖母王夫人，持长斋，供奉观音大士甚虔。每届夏令，辄病臃，将成痼疾，而不稍忧惧，礼佛如常。一夜，梦佛堂有老妪吐唾于地。王曰，佛地清静，安可污秽。妪曰，汝若食此，疾当瘳。王如教，乃摘一绿叶，拭而食之。醒后窃喜，病果愈，永不复发。

观音灵感二

应治平居士，瑞安人，向信佛法。戊辰（1928）正月二十八日，携子趁¹¹⁵新济内河轮船，由瑞安驶永嘉。轮后拖舱船一，棚船二三，各船首尾相接，维以二缆，过帆游¹¹⁶地方之转汇，舱船之缆，忽断其一，船即倾侧。搭客惶恐，群争逃命，船更震动，遂致覆没。论理，河如此深，人若出舱，或遇救，或溺毙，尚在不可知之数。若犹在舱内者，则决无生机矣。遇险时，治平父子均不及出舱，知事急，则抱子力念观音大士名。身已落水，念犹不辍。且思，倘或陨命，愿径生西方。最奇者，治平全躯淹没，独露头项，在水中念大士名，约一小时半之久。闻救船至，乃推其子出窗，得救，己则以身大窗小不得出。久之，一救者以手探窗内，才知有人，凿窗引援，置身小舟。治平是时以天气奇寒，浸水过久，旋即昏迷不省人事。救者载之家，饮以姜汤，清醒后，觅子不得。问之救者。答曰，余仅救汝一人，汝子非余所知。治平闻言，悲疑交作。救者慰之曰，小婿家有一孩尸，或系汝子，

¹¹⁵ 趁：搭乘。

¹¹⁶ 帆游：地名，今属温州。

盍同往视。比至，果其子也。急灌姜汤，良久亦苏。盖其婿救出治平之子时，而不知舱中犹有治平在，遽棹舟归去。乃翁另舟后来，见众船唯攫物是务，置人命于不顾。乃曰，让汝辈发财，我愿救人。各处觅捞，无一获者。无意中伸手舱内，触得治平，始获救。呜呼，险哉。此次死亡五人，彼未出舱者，无一幸免。独治平父子，咸庆更生。感大士德，执持圣号，今尤勤恳云。

观音灵感三

丙辰（1916）孟秋¹¹⁷，弘一法师养痾邑之罗汉山景德寺。一日，将践南郊庆福寺寂公之约，时天色甚恶，众劝阻之。师不肯爽约，遂动身。行抵河埠，舍陆而舟，而水程尚须三十余里。驶未及半，风大作，逆舟不能上，舟子系缆大树下，拟寄宿焉。师以新瘥之体，衣复薄，秋凉逼人，因思日间如此，夜何以堪。若返景德，脚力既疲，行囊又空，势不能也。进退维谷，乃拌命称观世音大士名，以冀救援。移时，风稍

¹¹⁷ 孟秋：秋季的第一个月，指农历七月。

定，遂解缆，而师持名益切，不稍杂他念，傍晚即安
达庆福，自亦不料其如此神速也。翌日，余闻师回，
往候起居，亲与余述。并言，当彼急难之时，心专念
诚，为从来所未有，故感大士冥被，得达康衢，幸哉。

或问，风，众业所召也，师一念之诚，何能令其
消弭。余曰，业力，心力，佛力，皆不可思议也。若
明华严一多不二之理，此疑自释。昔东海孝妇，感天
致旱，于公一言，甘泽时降¹¹⁸，载在史册，事迹昭昭，
此皆以一人之精诚，旋转造化者。况以一师戒律之严
净，持诵之虔诚，大士悲愿宏深，安得不遂其所求乎。

观音灵感四

叶君廉夫，余之姻贯¹¹⁹也。其夫人以孝敬慈和称，

¹¹⁸ 东海孝妇，感天致旱，于公一言，甘泽时降：典出《汉书·于定国传》及《列女传》。汉时，东海孝妇养姑甚谨。姑曰：“妇养我勤苦。我已老，何惜余年，久累年少。”遂自缢死。其女告官云：“妇杀我母。”官收系之，拷掠毒治。孝妇不堪苦楚，自诬服之。时于公为狱吏，曰：“此妇养姑十余年，以孝闻彻，必不杀也。”太守不听。于公争不得理，抱其狱词，哭于府而去。自后郡中枯旱，三年不雨。后太守至，于公曰：“孝妇不当死，前太守枉杀之，咎当在此。”太守即时身祭孝妇冢，因表其墓。天立雨，岁大熟。（《列女传》）

¹¹⁹ 姻贯：“姻”指结亲的男家，指夫或夫之父，“贯”是串、通的意思，所以“姻贯”是指彼此因婚姻而结成亲戚关系的男性。类似于“姻亚”（亦作“姻娅”。如果妻子们是姐妹，那么两位丈夫之间互称为姻亚）。

又信奉观音大士。丁卯（1927），廉夫之子，有□党嫌疑，司令部出票密缉。适其妹出阁¹²⁰，在家部署诸事，逡者至门首，忽失足堕河中，衣服拘票都湿。展票暴¹²¹于日下，被人窥悉，奔告廉夫。廉夫同子闻信，走投戚友家，恐连累，多不见纳，狼狈殊甚。其夫人在家，于观音大士前，虔诚礼拜，力疲欲睡。恍惚中，见大士金容巍巍，手长过膝，慰之曰，莫愁莫愁，汝觅夫等速回家，可保无虞。惊醒蒲团上，知蒙大士现身指示，胆顿壮，即差人觅回，事遂无形中消灭矣。此事廉夫妹倩¹²²张健夫居士，曾与余详述。后接廉夫书，亦提及其事，并感大士救护之恩，因濡笔记之。

噫，时丁兵劫，杀机四伏，吾人多生以来，害肉食肉之恶果，今正成熟之期，怨对相遇，一触立发，枉死横死，朝不知夕，任何妙策，终难巧避。唯有内向己躬修省，外求大士垂护，庶几业解怨消，弭祸于无形耳。

¹²⁰ 出阁：出嫁。

¹²¹ 暴：pù，同“曝”，晾晒。

¹²² 妹倩（qìng）：妹夫。倩（qìng）：旧称女婿。

观音灵感五

刘玉如先生，精岐黄术¹²³，学验俱富，为吾乡医界所推重。丁巳（1917）八月，夫人周氏腹痛身热，刘医治月余，不见效。刘夫妇平素均信佛，家供观世音大士像，日有定课。是时，刘先生以人力既穷，唯有仰求佛力加被，每晚在大士前，虔念白衣咒。至九月初十日，药煎就，将服，周忽梦一青衣妇人告之曰，此药勿服，我明日当带医生来，为汝诊治。翌午，果又梦前妇，同二女子来，一穿白衣裤，手提小箱，一穿白衣白裙，头戴白帽，说欲替他¹²⁴打针。将动手，忽被女仆惊醒。下午一句钟¹²⁵时，复梦拟针之，又被媳妇惊醒。周乃详告于刘，刘即闭房门，拒人入内，已卧床前以伴之。正欲睡去，忽闻周唤之，曰，已被针矣。问，针于何处。曰，脐下一，心下一，毫无痛苦。又言，女医对伊说，此后有大汗七日。刘闻言后，出房洗面，及回房，周已遍体大汗如雨。以后每日如此出汗，至十八日方止，病顿愈。月余，身体康健胜

¹²³ 岐黄术：医术。岐黄，又作“岐黄”，岐伯和黄帝的合称。相传黄帝曾使岐伯尝百草，行医治病，故以岐黄为医家之宗祖。后亦用以比喻医道。

¹²⁴ 他：旧同“她”。此处保留底本原字。按现代用法，应为“她”。

¹²⁵ 一句钟：一点钟。

常。刘感大士恩，印白衣咒千张，附述其事于后，托余分送。余此记悉本刘所述者，略增减几字，而于事实无丝毫或异。

余友周志侨，不信因果感应之说，谓传记所载此种事迹，附会不实。今刘身为医士，不自炫其术，而归功于大士，亲制笔记，广为传扬，若非真实，乌能使其心服意诚如斯耶。至于预言针后大汗七日，更非附会捏造之可能。想志侨闻之，当亦信受也。

观音灵感六

上海黄涵之道尹¹²⁶，秉钧¹²⁷吾瓯¹²⁸，殊多惠政。常欲提倡佛法，挽救人心，曾请谛闲老法师莅温讲经，以谛师无暇，不果。后调任会稽道尹，亲炙谛印二师¹²⁹，则于佛法更有涉入。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后，致仕家居，宏扬法化，尤具热忱。一日，其孙在三层楼栏杆上向下望，以上身全出栏杆外，遂倒插堕于水泥地上。

¹²⁶ 道尹：民国时期官职名。相当于现今地级市的市长。

¹²⁷ 秉钧：执政，主政。

¹²⁸ 瓯：温州的别称。

¹²⁹ 谛印二师：指谛闲大师和印光大师。

全身发青，诸窍流血，神智昏迷，仅存一息，而头皮尚未稍破。请医疗治，皆为束手，且言倘身体热度增高，大血奔注，则立毙矣。姑用冰袋敷之，以防热增。举家惶恐，无计可施。惟¹³⁰有齐念观世音大士洪名，诚恳求救。不久竟苏，数日痊愈，并无所伤，可谓奇极。时余适赴沪，谒印师于太平寺，承师告其大略。翌日，涵公来寺，晤谈良久，乃知其详。其孙年始十岁。

生西瑞应一

僧普真师，瑞安人，幼喜念佛，有出尘志。年十九，远遁处州¹³¹青田县金田寺披剃。受具后，闻玉峰古昆大师，弘扬净土，往诣亲近。自是持名弥切，屡废寝食，历五十年如一日。或问其已得事一心不乱乎，师慎重不答。后隐居妙智寺，一意西驰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晚秋，偶感风寒。至十月初二日加剧，有一僧请佛像令观。师瞻仰之余，欣乐倍增，念声益厉，申刻西逝。

¹³⁰ 惟：同“唯”。

¹³¹ 处州：今浙江省丽水市。

气绝后，尚能轮转手珠不息，垂一炷香之久。当时见者，咸皆欢喜感叹，发菩提心。

生西瑞应二

本泉和尚，自号栖莲，表净愿也。赋性灵敏，初习应赴，蒙迹端老人，苦口开示，悔悟前非，遂负钵参方。后升座龙华岳林两寺方丈，中兴天台华顶寺。晚年重建瑞安仙岩寺。大殿后筑楼数间，造弥陀像千尊，安置焉。工书法，尝为人写佛号祖语，一笔一声佛，克尽其诚。身虽奔走四方，心则默持佛名不辍。募缘兴建诸功德，尽作回向西方资粮。民国二年(1913)，在寺得病，五月十三日，则愿法师，偕诸山长老往省之，见其谈话滔滔，若无病然。而自谓难再住世，乃命侍者取通书¹³²来，择吉西归。曰，我生于卯时，死于卯时，不亦得乎，遂择十八日卯时诀别。届期尚执算盘，与诸匠结帐¹³³。某长老与则愿法师，咸谓其容态如常，当不遽去，盍先归再来。因偕出三门，未数

¹³² 通书：旧时民间通行的历书。又称历本、黄历。

¹³³ 帐：旧同“账”。

武¹³⁴，寺僧追至，高声唤曰，和尚生西矣，请公等速返寺。比返，见和尚目已凝视，口尚念佛。大众齐声助念，奄然长逝。

则愿法师与余述其颠末，并疑和尚行持，无甚超胜，何以化脱如此自由。余曰，净土法门，信贵深，愿贵切，随分随力，真实修持，自非凡情所能测度。此老外似平常，内实精进，三资具足。加以善根深厚，宿种今熟。如此生佛感应道交，仗佛慈力，直下往生，不亦宜乎。

生西瑞应三

僧静亮师，在家业农，四十余岁出家，居头陀山妙智寺二十余年。旋在寺罗汉楼当香灯¹³⁵。为人静默，寡言笑，终日念佛，及礼华严经。破衣只钵外，无长物，常年不用一文钱。所得之普佛[贝*亲]¹³⁶，积之咸作念普佛之用，回向有情，同登乐土。民国十年(1921)

¹³⁴ 武：半步。泛指脚步。古代六尺为步，半步为武。

¹³⁵ 香灯：寺院职务，负责殿堂内的焚香、燃灯等工作。

¹³⁶ [贝*亲]：信众供养僧人的钱财。底本繁字体为“𧵄”，据《辞海》，对应简化字为[贝*亲]。据《康熙字典》，𧵄“与𧵄同”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未收录𧵄字，但列出了“𧵄”和“𧵄”对应的简体字为[贝*亲]。

正月，染微疾，云将西归。人见其行动如常，未之深信。数日后，不思饮食，唯念阿弥陀佛接引六字，竟正念而终。殡殓已毕，棺将出发，大众正念阿弥陀经毕，接念往生咒，忽棺侧放白光三道，直上屋顶，于空中变成一大星，后随二小星，向西而驰。一居士睹此瑞应，恨未得亲近为惜云。

生西瑞应四

侯子铨居士，瑞安韩田人。少业商，性纯善，敬僧弥笃。日课佛名，累岁不辍。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，诣妙智寺乞受五戒，以培净因。子仪夫，曾任教育局长。居士以子既成立，持家有人，乃弃去一切，专志净修。十八年（1929）夏历¹³⁷七月中旬，食量骤减，身力顿疲，而课诵仍不稍间¹³⁸。或有慰之者，则曰，如此乱世，生有何趣，去实大乐。于是却除药物，一意西方。至三十日午后，谓家属云，明日吉辰，我当西去，即为我请僧助念。少顷，妙智寺退居¹³⁹式严老

¹³⁷ 夏历：即农历，又称阴历、旧历。因来源于夏朝时期的历法，故名。

¹³⁸ 不稍间：一刻也不间断。

¹³⁹ 退居：指从寺院住持职位上退下来的前任方丈，多为年高者。

和尚，暨诸师并集，忽闻异香满室。时居士适头面发汗，老和尚以手挹之，香气扑鼻，愈拭愈香，遥闻闾里，始知香从汗出，咸共叹异。迨入夜子时，右胁西向，正念而终。乡人钦感，咸结社念佛云。

妙果寺神钟

吾乡妙果寺之钟，县志称为神钟，相传此钟不可悬，悬之邑中多火灾，故常置于地上。有医生某甲，忽异想天开，谓铸时，当有一般妇女，舍金银首饰于炉中，以种福田，金质沉重，钟蒂在下，必金成也。遂盗来，镕¹⁴⁰之，乃付分金炉分之。忽见红光一道，蒂变为赭色之流液，渐渐发散，仅得一葡萄大之金珠。秋间，某甲道经寺门，归来得疾，不数日即物故¹⁴¹矣。

护神之报

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，乐清捣神团之组成，全县神

¹⁴⁰ 镕：旧同“熔”。

¹⁴¹ 物故：死亡。

像，捣毁几尽。势焰凶烈，民众无敢出而劝阻。顾此团之发起，乃为本县之西乡盘屿地人也。彼处有一城隍，威灵素著，若有犯之，冥谴立至，故地方民敬之如在。及此团发现，神像忽尔失踪，或谓为捣神者付之丙丁¹⁴²，或谓抛之东流，猜度纷纷，均莫得实据。阅数月，大火作，一地被炬殆空。息灭¹⁴³后，独一朱广源之危楼，巍然立于四面焦土中，众皆咄咄称奇。然其主因何在，初不得而知。迨至其家，始知神像藏匿楼上。盖朱家一闻捣神风信，即秘密运像于家，今免回禄¹⁴⁴，人皆谓护神之报也。

毀神之报

邑人赵某，捣神团之一份子也。本为纸伞工人，失业无所归，乃投入匪党。被人告发，或通风之，则将遁矣。忽两眼浮肿，大如桃，不得去，遂被捕。不三日，眼复如常。其同团同党之友朱某，亦为官厅拘

¹⁴² 丙丁：火。丙丁于五行属火，故俗称火为“丙”或“丙丁”。

¹⁴³ 息灭：同“熄灭”。

¹⁴⁴ 回禄：火神名，代指火灾。

入，刑审备极苦惨，二人遂同瘐死¹⁴⁵狱中。

念佛免狼患

民国九年（1920），瑞安梅底，梅岭脚，有狼患，樵夫牧子，都有戒心，不敢深入山岙¹⁴⁶，采薪放畜。村民温德勋夫妇，信佛诚笃。有一女，年十二，与邻儿相嬉上岭。狼至，诸儿奔回。温女年幼，不能急行，独遗于后。村人见之，群相驱逐，狼不去。德勋夫妇闻风，急燃香一大把，连追登岭，连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山神。狼见德勋夫妇至，乃逃遁。而温女昏卧地上，抱回唤醒，诘之。女曰，正游戏间，突来一狮子，逼近我侧，爪扑我臀，我惊怖中，念佛一声，呼狮子弗再爪¹⁴⁷我，则见狮前两脚，即簌簌犁地不已，以后我睡去，不知也。盖墓上祠前之石狮，迎神赛会之狮灯，此乡人所习见者，故温女误狼为狮也。启视女臀，血痕狼藉，请医疗治，安然无恙¹⁴⁸。夫狼心至凶狠¹⁴⁹，

¹⁴⁵ 瘐（yǔ）死：古代指囚犯因受刑、冻饿、生病而死在监狱里。

¹⁴⁶ 岙：ào，山中深坳处。浙江、福建等沿海一带称山间平地为“岙”。

¹⁴⁷ 爪：动词，抓。

¹⁴⁸ 恙：底本误作“恙”。

¹⁴⁹ 狠：旧同“狠”。

佛慈尚能摄化，彼专持以杀止杀者，观此，亦可以警省焉。

念佛免入猪胎

刽手某，身虽在公门，足常履佛地，一僧劝其念佛，以将来对。一时卧病床中，梦随三友游一村落，田庐数楹，悬灯结彩，光辉射壁，荧荧煌煌。三友先入，许久不出。某继至，将进覘¹⁵⁰之，忽信口念阿弥陀佛一声，不觉警醒。明日语诸家人，家人支吾以对，盖三友已于昨晚死矣。及某痊愈，始以实告。某奇甚，顾梦境历历，径路宛然，乃发心寻访，得一处，则景物一如梦游者。叩诸村人，始知某晚，一田户家，产四小猪，三活一死。某憬然悟三友堕落猪身，而自己仗念佛得脱，于是念佛不停声。每深夜回家，经过街道，高诵佛名，令人觉悟，故人即以阿弥陀佛名之。此事乡老皆知，但其子孙不愿人传布，故讳其姓氏也。

¹⁵⁰ 覘：chān，偷偷地查看，窥探。

佛法难闻

同学徐介轩，游学日本，研究哲理，并喜览内典。民国四年（1915），暑假归国，访钱伯吹师，及余，叩问佛法。钱师令彼姑置一切，先勤礼佛。谓礼佛如培基地，基地坚固，而后可以建筑。礼佛最能消业障，业障消，慧日朗，佛法不求而自得。其言颇具至理，余极钦赞之。余又劝介轩如要研经，请首研因果净土诸经论，透彻后，再读他经，尚未为晚。而彼似不以余二人之言为然。假满重泛东洋，阅禅宗语录，卜度思量，意见参究，错认消息矣。当此竞争潮流，彼既不能高探佛经玄义，又不肯深信因果报应，逆境一来，何能顺受。魔气入心，更难自主，后竟自杀于日本。甚矣哉，佛法其难闻乎。

先岳父之德感

内子归¹⁵¹余时，先岳父潘公星垣，辞世已三年，余未获亲瞻矩范，诚憾事也。凡一家之兴替，视乎祖

¹⁵¹ 归：古代称女子出嫁。

宗家人修德之厚薄为准，此必然之理，历试不爽者。余观岳家启发之象，当必有宗功祖德在。及从各方面闻先岳父之为人，果不出余所料。

岳家本楠溪孤山族，先岳祖父营商于郡城，始迁居焉。初尚与人合伙，迨星垣公年稍长，才以微资，独开一行，勤俭忍气，家道渐昌。有堂弟妇，青年而寡，并有二子。其夫弟以家寒不克负担，强令再醮¹⁵²，议婚已定，嫂不甘出。公谋寝¹⁵³其事，保全其节，每年给谷一十六担，供为食用。招其一子，置诸行，作学徒焉。当日公家尚非宽裕，为爱亲故，竟舍己以救人。一族弟鬻子于闽人，公由闽船觅得，遂赎回，亦置诸行，作学徒焉。尝代人作保，赔银七百圆¹⁵⁴，家计为之碍，亦无怨恨。楠溪民俗悍恶，好械斗，每斗常有死伤，或累月经年不能平。则仇愈深，斗愈烈，死伤愈众。一次豫樟朱岸两地方，以争地开衅，死亡二十余人。公同陈某等，亲往出钱以和解之，否则毙命不知何底。积储既富，觊觎亦多，公愿吃亏，力忍而不较。他如造桥筑路，济贫恤嫠¹⁵⁵，修建寺庙，供

¹⁵² 再醮 (jiào): 再嫁，改嫁。

¹⁵³ 寝: 平息，停止。

¹⁵⁴ 圆: 同“元”。

¹⁵⁵ 嫠: lí, 寡妇。

养三宝诸善举，咸顺先岳母意，慨然施助。出五子三女。大内兄¹⁵⁶宗藩，字墨侯，慧敏能读书，孝敬而知礼。偶违亲意，即自痛责，涔涔泪下，批其颊曰，云何士子，竟至于斯。乃趋亲前，长跪请罪。居常父母与语，兢兢然唯垂手立听，不命坐，则不敢坐。父母立，弟辈坐，辄责弟无礼。以妹年长，暮夜不敢入其室。事师长尽敬，先师刘化亭明经，曾课读其家，常赞重之。十九岁，以第一补博士弟子员，官户部主事。余内兄弟四人，或商或读，均各尽厥职，勤俭持家，家声益丕振。公六十有三岁寿终。倘彼孙曾¹⁵⁷，仰承先志，克修厥德，敬上慈下，约己济人，则潘氏之兴正未央，此余所厚望也。

妙智寺僧被狐祟

头陀山妙智寺，则愿方丈和尚，一日来访余，谈及寺内某僧，前在家经营药铺。一日出外收帐¹⁵⁸回，日已薄暮，途中偶遇一女人，带住铺中，遂私通焉。

¹⁵⁶ 大内兄：妻子的大哥，俗称大舅子。

¹⁵⁷ 孙曾：孙辈和曾孙辈。

¹⁵⁸ 帐：旧同“账”。

久之，知为狐，驱之不去，不堪其扰，乃出家为僧。然情丝不断，狐得间¹⁵⁹仍来。闻妙智寺僧人众多，其中必有有道者，仗其威德，或可祛除，遂来挂单，居数月无恙。一日忽起欲念，则狐又来矣。初犹隐秘，不敢告人，迨缠绵致病，始吐露。则愿方丈，与某法师闻之，同去开示。狐附于某僧，对某法师曰，汝尚来开示我乎。汝昨夜梦泄，岂不自知乎。自心不正，欲正人乎。某法师闻言，赧然无语。有式照师者，戒律清静，虔持准提咒，请辟之。乃趺坐结印，诚心作法。俄而某僧见神祇拥入，狐顿现恐怖状，遂复原形，从窗棂中遁去，自是绝迹云。

夫佛法者，非口耳之学，而贵乎实践也。某僧身虽出家，心不入道，妖由人兴，故仍被狐祟。然彼本一愚夫，何足为怪。独某法师，乃负担如来家业，弘法利人之大任者，而心偶不检，竟为狐所轻视，则不能无愧于中。可见吾人外虽文之极巧，内则举心动念，早为诸佛菩萨，天龙鬼神，洞照无遗，莫能掩饰。是故学道之基，自不欺心始。心不欺，则意诚，意诚，则无论持咒诵经，或念佛菩萨洪名，便能令诸魔军夜

¹⁵⁹ 得间 (jiàn): 得空。

叉罗刹等，皆悉远离。或时发心，亲近守护。况区区狐妖，能为祟耶。今式照师持咒所以灵验者，亦至诚所感而已矣。

艰于子嗣之原因

或以余奉佛日久，年逾不惑，膝下犹虚，报应之说，似乎无凭。余曰，子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。因果之理，通于三世，善恶之报，不局今生。譬如播种稻禾，春下而秋成。栽植果树，数年始结实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耳。况余现虽信佛，而囊日过恶殊多，杀业尤重。总角¹⁶⁰时，钓鱼射鸟，灭蚁扑蝇，斗蟋蟀，网蜻蜓，凡顽童戏杀之事，无所不为。中有数事，最为折福。余尝畜¹⁶¹一竹叶青小鸟，羽色如竹叶，翠绿可爱。饲以蝇虫，日以百计，将及一年。自能出入樊笼，似乎将老于此，不复思归。余因而玩之甚，饲之更勤。一日忽振翼高举，止于庭树，余缘木而求之，几至失足堕地死，而鸟卒冲霄而去。然所

¹⁶⁰ 总角：童年。

¹⁶¹ 畜：同“蓄”。

食之物命，已不可胜数矣。余家昔养鸽，放鸽亦余之所好，曾有数次鸽无故死亡。后细究其故，盖鸽正在窠产卵，被余拿放横伤，其卵梗于产门不能下，遂遭惨死。又常掷鸡于空，令其飞扬，以为娱乐，鸡亦受伤死。屡以犬为虎，禁于空垣，余则自为猎人，持枪驰逐，犬四处奔逸不得出，惊怖不可言状。此种恶剧，皆十一二岁内，背亲所为者。

自此后，入学堂，熏染恶习，自命新人，家常禁食，至是大开。如牛羊鸠雀鳖鳝等物，任意食啖。鸡则曾有一暑假内，每日宰烹一只。蛙俗名护谷虫，有益人类者。余肄业吴淞复旦公学时，令菜馆调饪。馆人以违禁令，不肯承办。余强之曰，警察来干，我自负责。馆人乃敢特制以进，连食数星期，痢疾发生，始停止。此外发蛰惊栖，塞穴覆巢，及损害微命，亦擢发难数¹⁶²。

即就现世杀业一端而言，已足损福绝嗣而有余。他若不孝不悌，多贪多瞋，贡高我慢，恶口邪念诸恶，更无论矣。今以泛泛之修，恐难遽盖前愆。故内子孕妊四月而小产，岂非自作孽，不可逭¹⁶³哉。

¹⁶² 擢发难数：拔光头发（用来计数），也难以数尽。形容多得难以计数。

¹⁶³ 逭：huàn，逃避。

虽然，今之非孝弑父，公妻废伦，蠹国殃民者，亦人子也。有子如此，累岂浅耶？然则予之无子，未始非佛天有厚于我者。即使孝子哲嗣，若不奉佛法，则于其亲生死分上，有何干涉。夏禹大圣，不能救鯀为熊（音乃，平声。即三足鳖），况其下焉者乎。

矧¹⁶⁴修净之士，理宜一意西驰，未可以嗣续问题而歧其心，子之有无，任运可耳。苟欲祈求，当如藕益大师之父，持白衣咒十二年，专精不退，而后诞生大师，则上可报诸佛之恩，下可救众生之苦，方不为虚求也。

吴璧华居士逸事

吴璧华居士，弘扬佛法之毅力，为吾国不可多得者。其事略曾载印光老法师所编之净土圣贤录¹⁶⁵中。兹有逸事数则，特记之，以示因果之不爽尔。

璧华居士，清季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，声誉斐然。川督赵尔巽，电聘归国，督练新军。居士喜研阳明之

¹⁶⁴ 矧：shěn，况且，何况。

¹⁶⁵ 净土圣贤录：此处指印光大师鉴定、德森法师编订的《净土圣贤录三编》。

学，雅有儒将风，赵督益契重之。辛亥（1911）国变，同寅¹⁶⁶三人，都为革命军所害。独于居士，则曰，吴督办，乃不爱钱而爱民的好人，须善遇之。故免于难。大局既定，率眷归梓，离省未远，随从者为革命军所执，疑为间谍，审悉吴督办之家人，立令释还。又恐其眷属中途或遇乱兵土匪之不测，乃派兵数名护送，遂得安稳出蜀矣。此后居士以国政日非，人心愈下，心常怒¹⁶⁷然。七年（1918）被举为国会议员，见贿选公行，廉耻丧尽，卑鄙齷齪，触目滔滔，则悲愤尤加，几成神经之病。一日澡浴时，欲乘¹⁶⁸此空室孤身，吞下铜圆¹⁶⁹以自杀。将入口，忽念佛一声，猛然如大梦惊醒，胸怀开朗，与前判若两人。即自悔曰，我奈何萌此卑劣之念乎，愚极愚极，止，止。上数事，彼于十年（1921）冬，养痾舍下，围炉叙谈，偶及之。

民国十一年（1922）七月二十日，吾乡封姨¹⁷⁰为虐，折木蜚屋，竟成空前之巨灾，而入夜更烈。居士家人，忽闻其寝室中霹雳一声，知为墙倒矣。举家号

¹⁶⁶ 同寅：在同一个部门当官的人。

¹⁶⁷ 怒：nì，忧思，伤痛。

¹⁶⁸ 乘：趁着。

¹⁶⁹ 圆：同“元”。

¹⁷⁰ 封姨：又作“封夷”，风神名，代指风灾。

哭，以为居士压死焉。正纷噪间，突有佛声自砖堆中出，急烛之，见居士全身被掩，独露头项，正在念佛。群来拨去砖砾，扶之出，身体并无伤痕，莫不谓佛力垂佑矣。

匪人雷某

雷某，吾浙平阳籍，本以织布厂之工人而为匪类。当国民党入浙之初，为永嘉总工会会长。既而清党之令下，亦在被缉之列，于是改易姓名，潜逃楠溪山岙，纠集土匪，劫财越货，放火杀人，势甚猖獗，官兵无法，蔓延愈广。

一日率众围表山地方，绑得富绅郑冠生先生，初禁诸山洞，以待郑之家属来赎。而郑有胆略，又善于言词，颇得雷欢，遂任其自由。久之，雷与其或同饮食，或共言笑。郑因问之曰，汝何故业此。雷曰，我曾负某甲债，被逼不敢归梓里。一日闻某甲道经僻乡，我携手枪而候于途，狙击之，中胸，不即仆，伛偻而旋走数十武，死于田中。此田乃一老寡妇之祀田¹⁷¹，

¹⁷¹ 祀田：以田租收入供祭祀用的田。

尝为某甲所夺，今死此，岂非冥冥中有恶报在耶。郑闻雷言恶报二字，则知其天良未绝，乃乘机¹⁷²畅谈古今因果事理，历历如绘。雷拊掌叹曰，惜哉，何不早闻先生之言乎，若早闻之，当不致流为匪类，今已势成骑虎，悔之晚矣。

冠生先生年近古稀，与余忘年交，脱险后，为余述之。余问雷悔悟之后，举动何如。先生曰，初则日以鞭笞杀戮为事，近亦宽恕多矣。然其容表凶杀之气，犹凛凛惊人，不可向迳¹⁷³。余曰，杀人者人必杀之，恶相既现，恶果难逃。

越半载，雷自首，官厅恐其反覆¹⁷⁴无常。仍处以极刑，不亦天网恢恢乎。

不孝恶果

丕者¹⁷⁵黄某，与余家隔河而居，人尚纯朴勤俭，颇有积蓄，而不孝其母。母偶违其意，则詈詈随之，

¹⁷² 乘机：同“趁机”。

¹⁷³ 向迳：接近。

¹⁷⁴ 反覆：同“反复”。

¹⁷⁵ 丕者：替人刷墙为业者，泥水工。

甚则奋拳。时闻母哭泣呼天声，顾世道衰微，人皆视同常事，罕加劝阻。或有谓母年迈言多，有以激之。人心若斯，殊堪太息。然天道至公，终必有报。黄有二子，一贤一不肖，均继操父业。贤者赴沪工作，初常有安函致家，继则雁杳鱼沉，经年不返。黄托人各处寻查，终不得其踪迹。而不肖者居家，事多违忤，黄因是忧郁，致成心病，痴痴呆呆，举止反常。一时外出，数日不归。妻亦不知其去向，逢人访问。遇一人自乡间来，谓去此三十里外，在南村地方，曾瞥见之。妻即令人追求，而得于山林中，则已死矣，血肉淋漓，盖为野兽所啖耳。

怨禽来啄

优婆夷黄安庆，言其父家，昔本小康，曾开酒馆，营业殊不恶。一日母病，见鸡鸭成群来啄，怖极，急念佛，遂隐灭。不念仍现，念则又隐，多次如是。气力疲顿，乃请佛友助念，众德所加，即不复见，病寻愈。劝父改业，不听，然生意自此日衰，不久，亦闭歇矣。

春宫画师

吾乡某孝廉¹⁷⁶，具夙慧，未弱冠，即归佛茹素，持诵经咒，勤恳不辍。而操行不坚，屡犯淫戒，绝不自讳。言某年晋省秋试¹⁷⁷，游平康，见一妓，姿色殊娟好，淡妆浓抹，无不相宜，举止大方，通诗文，善丹青，雅人深致，似出大家之门。因叩其身世。曰，父为名画师，尤擅长春宫¹⁷⁸，请绘者踵至，供不应求。后双目瞽，生涯遂绝，无以自存。我不得已厕身平康，聊以糊口耳。乃引见其父。某谓，目盲乃诲淫罪报，劝念观音十句经，妓父信受奉行。翌年某以他事赴杭，再访之，则见天日矣。

¹⁷⁶ 孝廉：明清时期对举人的雅称。

¹⁷⁷ 秋试：明清时，乡试在秋季举行，故又称秋试。

¹⁷⁸ 春宫：描绘男女淫秽的色情图画。

民国原书功德芳名

●助印功德芳名列后●王缘西居士○潘智通居士各助洋二百圆正○施省之居士助洋一百三十圆正○周师导居士合眷助洋一百圆正（此本供养印老法师香敬，移助于此。）按此次初版印五千五百册。共收上项功德洋六百三十圆。○共付排工纸版纸墨印工装订等，共计洋七百六十七元正。包扎邮费尚未算。不敷者，概由弘化社垫付。○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）重九日德森经手谨识

民国原书版权页信息

并无版权 付印翻印 均极欢迎

普为出资印送及受持读诵展转流通者回向偈曰
愿以此功德，消除宿现业。增长诸福慧，圆成胜善根。
所有刀兵劫，及与饥馑等。悉皆尽灭除，人各习礼让。
一切助成人，展转流通者。现眷咸安乐，先亡获超升。
风雨常调顺，人民悉康宁。法界诸含识，同证无上道。

民国廿九年秋月初版印五千五百册

◀因果实证 全一册▶

藏版处：苏州弘化社（护龙街南段穿心街报国寺内）、
国光印书局

流通处：苏州弘化社、佛学书局（上海胶州路愚园路）

印刷者：国光印书局（上海新大沽路南成都路口，电
话三三七四三号）

校对说明

本书据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）九月苏州弘化社、上海佛学书局共同流通的《因果实证》原本为底本进行校对。有关校对中的问题，说明如下：

1.底本为繁体字，本书据底本转为简体字。有关简体字用字规范，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第六版）为标准。

2.对于底本中的通假字、异体字，以及部分疑难字词的读音和含义，均以脚注进行说明。

3.对底本中个别断句不妥处进行了重新断句。

4.底本正文未分段落。为便于阅读，本书根据文义进行了段落划分。

5.有个别繁体字对应的简体字，排版时需造字，已在文中用方括号以造字规则标出。共四个字，如下：

[𠂔*𠂔] [𠂔*亲] [𠂔*亲] [𠂔*票]

6.因校对者水平所限，书中错误及不妥之处在所难免，祈阅者谅之。

7.此书无版权，免费结缘，欢迎翻印，弘扬流通，功德无量！

8.请勿将此书用于任何商业盈利用途。

2016年6月30日完成四校